遯居士批莊子內篇

莊子内篇題辭

内篇莊子之本書也外篇雜篇不盡出于莊子或其徒與後人之學莊子者昉而爲之亦或以他人之文有類莊子者取而傅之蘇長公嘗以讓王盜跖說劍漁父爲非莊子所作而宋人又以胠篋中田恒十二世盜有齊國證此篇非莊

子筆言齊滅于始皇之時去莊子甚遠其言良爲有據而雲間徐黃門又謂天道篇平易無奇不似莊子皆非漫然者善學老莊無如晉人然當時衆所研味惟在內篇故諸學術者有聞見止于莊七之論

逍遙遊等篇名皆用三字不知果莊子自名之邪抑後人取其篇中之意爲立此名邪漢氏緯書如乾鑿度等無不三字者豈亦倣莊子而爲之者歟

先秦古書如孫武子管子韓非子商子其文之奇無論然首尾肢節秩然可尋讀者易了惟莊子則離合變化不可端倪忽然而起忽然而止忽然而斷忽然

而續循之莫得其方攡之莫規其隙如神龍之卷舒于重雲出沒于大海不可繫捉眞千古未有之奇書也

孫大司馬文融曾批點莊子有掎摭其字句者司馬有文章鑒其言如老吏斷獄一字不爽然余猶謂其非所以論莊子葢莊子以化工之筆隨意成文如九天儛人咳唾皆爲丹砂謔浪皆爲眞訣彼豈如後世文人舐墨搦管雕鏤刻畫而爲之者哉刻舟而求之劒之去也久矣

世之擯莊子者以其非聖不經而詆孔子進莊子者以其言陽雖詆孔子而陰實尊孔子要之律莊子不必以孔子尊

孔子亦不必以莊子莊子自莊子耳彼其書皆劈空撰出本無是人無是語卽所尊所紬皆寓言也可執以爲眞乎此人此書原欲別開天地自立于洙泗之外故余嘗有言曰不必以孔子律莊子不可以孔子律而後見莊子之奇不必以莊子尊孔子不可以莊子尊而後見孔子之大

不得箋註不可以讀莊子徒得箋註亦不可以讀莊子註莊子者古今數十餘家可謂多矣然其人皆自以已意發而爲言耳名曰註莊子耳豈眞註莊子者哉最稱入徼者前莫如郭象後莫如李元卓然郭之所註乃魏晉之清言李之所

註乃竺乾之餘論耳以爲不似莊子不
可以爲卽是莊子亦不可我願人以莊
子讀莊子毋以人之讀莊子者讀莊子
而後可以讀莊子也首篇有云九萬里則風斯
在下矣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
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非

神僊安知霄壤之上有如此境界藐姑
射之神人肌膚若氷雪綽約若處子吸
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
外非神僊安知堯舜之外有如此人物
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
側逍遙乎寢臥其下無所可用安所困
苦非神僊安知宇宙之內有如此受用

唐人尊之爲南華眞人知其別有所據
陶貞白眞靈位業圖謂莊子爲闡編郎
其名秩似不甚尊然是天上掌書之僊
如顏淵卜子夏之爲修文郎固不當以
位次論也太史公謂莊子善屬書其言
洸洋自恣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
器之嗟乎神僊豈人之所能器哉

殷宗伯白野閒雲館野語云吾讀莊子
內篇七篇眞神僊之言性命之學不獨
理道精深而文辭奇詭變化猶神龍翔
于霄漢莫可端倪後有作者又何加焉
其外篇十五篇文有方所落繩墨矣卽
非南華之書不失眞常之旨其學莊子
而善繼其志者乎不然則論著有先後

非一時者也至于雜篇文既麤疎義復淆淺則非南華之徒矣雖間亦竊取徵言而喻不掩瑕猶騁末代之新聲欲繼響于虞韶不已遠乎宗伯此論眞千古之獨見與余前言有相合者因錄而存之

天啓壬戌長至日遯居士顧起元書于

秦淮萬歲橋東之瞻毅堂

莊子內篇題辭

莊子內篇

逍遙遊 通篇以大字爲骨子以無己無用無爲爲精神開口就是譬喻無名無功

江寧遜居士顧起元太初閱

北冥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

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

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

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

又引證覆說一遍

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
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
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言到此繞說正意）
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
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
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
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
（前是喻）

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
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
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
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
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

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

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尊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

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㊇而無用
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
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東西跳梁不避高
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㊇
若垂天之雲此能爲㊇矣而不能執鼠
今子有㊇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
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
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天斤斧物無害者
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至末方說出逍遙遊之本旨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
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
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

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
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㊀喪㊀我
女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
地籟而未聞㊀天籟夫、子游曰、敢聞其方、
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
作、作則萬竅怒呺而獨不聞之翏翏乎、
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
（看他形容水竅風聲字法）
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
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
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
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
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
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㊀天籟、
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
（補此一句）

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閒閒小知閒
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
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鬬縵者窖
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機
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
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
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

如緘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
陽也喜怒哀樂慮歎變慹姚佚啓態樂
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
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
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
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眞宰而特不得其
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
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
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
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不亡
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駟而
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

其成功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
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
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
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
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
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
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

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眞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莫若以明㊥無非彼㊥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

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
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
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
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
明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
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
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
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
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
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爲是舉莛與楹
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爲一其分也
成也其成也毀凡物無成與毀復通

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謂兩行、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

(今如神不可揣摩)
(承接上下忽)

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
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
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
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
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於
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
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

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

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

天地爲㊀我並生而萬物㊁與㊀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

忽又提前語

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
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
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
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
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

不嗛、大勇不忮、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
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
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
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
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
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故
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

又掃前語

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竝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蛆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

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
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
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
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
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
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
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
端乎、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
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
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
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
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
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

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爲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

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
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
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後而
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
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
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
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
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
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
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
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
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
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
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

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
邪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
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
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
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
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
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罔兩問景曰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
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
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
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
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
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
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

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化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引證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

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
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
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
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
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硎雖然轉每

至于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
行爲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
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
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
言得養生焉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
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
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

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三引證

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于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齊物論之長養生主之短而各各圓成彼無長語此無賸義極古今文章小大屈伸之妙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
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
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
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
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
爭之器也二者凶氣非所以盡行也且

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鬬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傴拊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

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

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夫太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

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

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
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
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
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
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
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于不
得已則幾矣絶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

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
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
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
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將來
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
紐也伏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

乎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氷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

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

鬬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愼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

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顚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愼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

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蛾盛溺適有蚊虻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邪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石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

毀以爲門戶則液樠以爲柱則蠹是不
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
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
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之
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
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
道夭自掊擊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
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
爲予大用使予也皆有用且得有此大
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
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
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
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
不知己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

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兩喻）
不亦遠乎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俱是不材之木看他）
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文字變化）
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
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
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爲棺槨
咶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
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
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
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
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
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
家求樿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
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

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

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看破人間世之嶮巇實難開口不肯犯手去做故首三段雖曲盡其處之之方而終歸于不材支離爲無用之用此是莊子不肯學孔子與不能爲孔子處讀齊物論則惝怳無汝入手處飄飄乎有馮虛御風之思讀人間世則委折無汝縱步處兢兢乎有臨深履薄之意此老何嘗只是洸洋自恣後之論莊子與學莊子者秪以荒唐謬悠求之何翅千里

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游

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唯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

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

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賔賔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諔詭幻悇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

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狗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哉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剪不穿耳取妻者正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

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

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
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
友而已矣、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
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大癭
說齊桓公、桓公悅之、而視全人、其脰肩
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
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

（一、篇、主、意、在、此、數、語、）

有所游、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
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
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
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
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於人、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
所以屬於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惠

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只爲德有所長形有所忘八字撰出許多醜模惡樣之人發明其旨是此老故意爲奇戲弄處後世乃信其果有是人幾于癡人說夢矣

大宗師

知㊀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何謂眞人、古之眞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謀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眞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眞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古之眞人、不知悅㊀生、不知惡㊁死、其出不
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
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
忘而復之、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
助天、是之謂眞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
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
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
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
世、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
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
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眞、非役人
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
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
不自適其適者也、古之眞人、其狀義而

不朋若不足而承與乎其觚而不堅
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
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
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
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悗乎忘其言
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以德
爲循以刑爲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爲

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爲時者不得
已於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
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
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
不一也一其一與人㊀爲徒其不一與人
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㊁
㊂命也其有夜旦之常㊃也人之有所

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
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
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泉涸
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
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
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
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
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
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
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
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
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

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善終人猶
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
乎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
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
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
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
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

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得
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
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
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
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
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
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

土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
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
星、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
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
葵曰、道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
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
道、我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才、吾欲
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
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
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
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
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
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

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

顧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躠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余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

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南西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

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蘧然覺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

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
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
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
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
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
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
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
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
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遊
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
(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

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女共之、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

善喪葢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恠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惡知已化哉吾特與女其夢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女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意

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爲軹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

老覆載天地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
遊已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
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
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
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
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
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
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
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
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
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
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趣舉其詩焉子
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

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入于不死不生是莊子學問大本原篇中微妙精深贊歎稱揚所不能盡後來佛道兩藏之文多從此中演出

應帝王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爲馬一以己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眞而未始入於非人肩吾見狂接輿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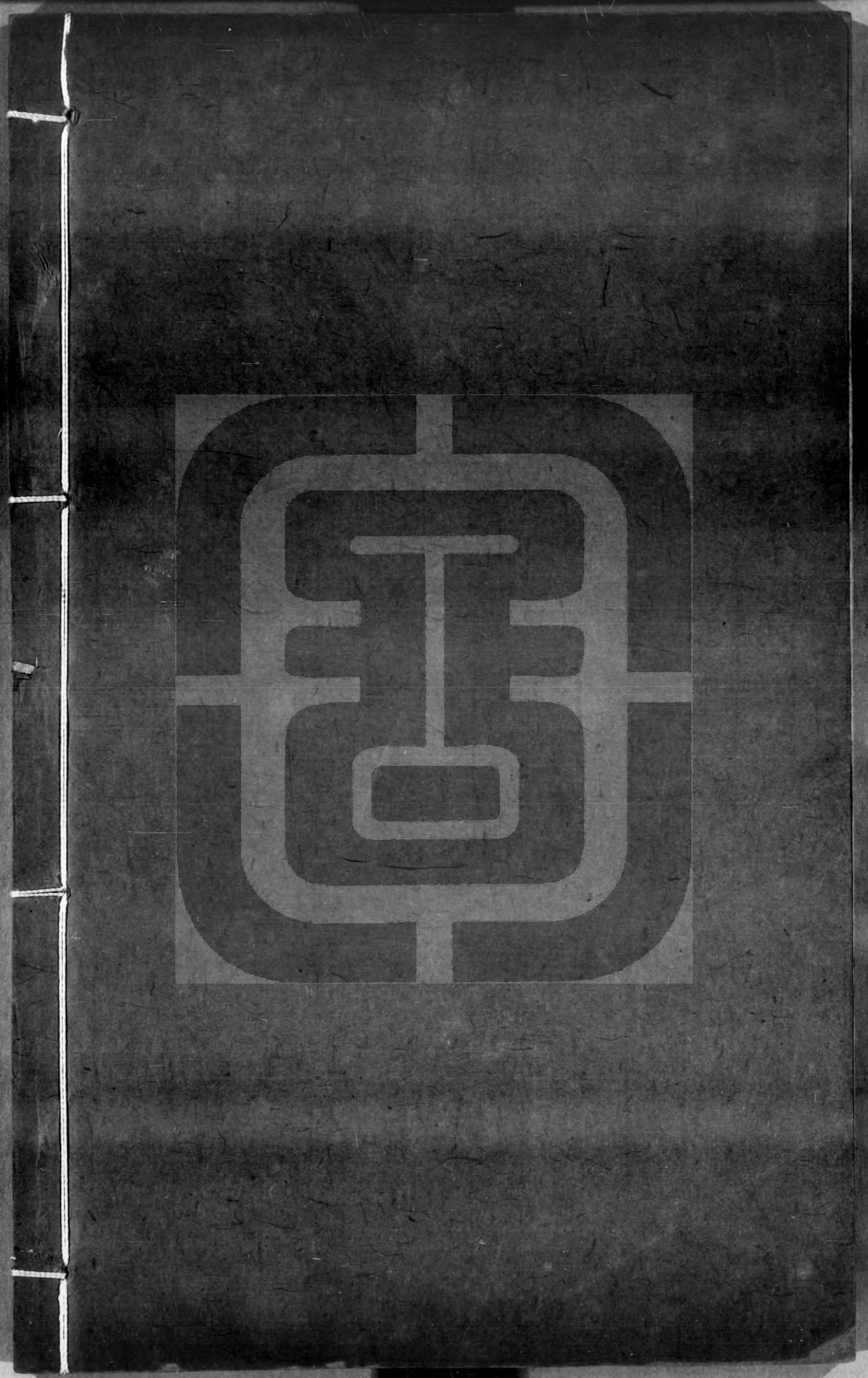
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

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

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
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
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勤
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
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
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嫠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
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
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
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
者也、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
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
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
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

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惙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

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子見當時之天下名法繁多智故愈詭慨然思返上古之治欲遊于渾沌然世變如江河之流如何挽得亦付之太息而已七日而渾沌死乃其最痛心處要之莊子此書更是鑿渾沌之尤也